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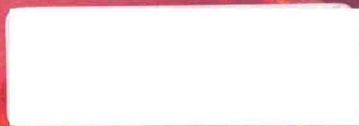


留美驱魔人

人面蝗虫预示着末世的降临，
路西法的影子成了罪恶的骑士。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留美驱魔人

4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美驱魔人. 4/宸彬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449-5

I. ①留… II. ①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464 号

留美驱魔人 4

著 者: 宸 彬

责任编辑: 冯亚男 王晨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17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449-5/I·196

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拯救生灵，巧归人间	001
第2章	人面蝗虫，末世先兆	017
第3章	受援告捷，醉酒误事	033
第4章	地狱骑士，影之交易	047
第5章	除灭一害，又树新敌	065
第6章	助攻天堂，再下地狱	078
第7章	求盟魔王，恶斗骑士	093
第8章	旧案真相，逃出生天	110
第9章	天堂溃败，圣使身死	126
第10章	吴笛身世，再寻米拉	137
第11章	十翅晨星，双面撒旦	152
第12章	龙战晨星，一念荣灭	167
第13章	众斗双魔，移圆归原	180
尾声	最后的最后	192

第 1 章 拯救生灵，巧归人间

我和米拉被母亲大人和地狱的两个魔王俘虏了以后，天使长之一的加百列前来营救。母亲大人却在这时将我扔进了炼狱。而我误打误撞闯进炼狱和地狱还有人间的交界，最后索性跳进了地狱大闹地宫。在我消耗自己的力量吸取了一个红眼魔的记忆以后，我来到了地狱的所谓“兵工厂”。

兵工厂外守卫不少，和大街上的建筑完全不一样。我已经从女恶魔那里得知地狱的布局了。如果把地狱看成是一个社会的话，它的职能其实挺单一的，就是引诱人类堕落，筹划防备和反攻天堂，在黑化堕落天使基础上以人的灵魂为蓝本制造新的恶魔族类，也是钻研巫术的中心和恶魔惩戒所。我觉得恶魔惩戒所是最有趣的，要是到人间执行任务的恶魔慢慢地开始重新显示人性的光辉，会被搜捕回地狱，进行惩戒折磨或者洗脑，这种惩善扬恶和人间还有天堂恰恰是相反的。

我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管那么多了，先来这里捣捣乱再说。至于我选这里的原因，除了我要拯救这些无辜的灵魂以外，我还在女恶魔的记忆里读到过一个案例，这很可能会成为我逃生的一条捷径。

在 40 多年前，曾经有一个灵魂从兵工厂溜走了。因为那是理应上天堂的灵魂，在那样的引导力下，它挣脱了地狱径直往天堂飞去。而在同一天，因为那个急速上升的灵魂被人类无意中看到，还以为是哪个国家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发射卫星或者导弹，那附近的几个国家差点爆发了战争。

如果这一次我能救下那些灵魂的话，借助于他们升天的力量，说不定我



可以搭上一趟顺风车，回到人间去。即使不行，我救下这些灵魂也是功德一件。

我躲在一个四下无人的角落里，打开录音笔，把驱魔咒都录了进去。就在我录的时候，刚好有个恶魔拐弯走了过来。我冲上去把他一下扯进了巷子里，然后把驱魔咒念完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家伙，身体的骨骼里透出了黄色的闪电，然后整个身躯化成灰雾，消散在空气中。该死的，又得重新录了。

幸好女恶魔之前来过兵工厂，我对地形也大概了解一二。这个建筑相当坚固，而且自从发生那一次灵魂逃逸事件以后，每个出入口的守卫都相当森严，想进去的话，除了硬冲着杀进去以外别无他法。咦？

我听到了卡车缓缓驶近的声音。对了！每个月的中下旬，都会有卡车载着新鲜捕获的灵魂前来这里进行改造，灵魂会被装在密闭的玻璃瓶里，由卡车装载着送到。真是天助我也，这倒是一个可以偷偷潜入的好方法。

最不动声色的上车方法只能是趴车底了，人家总不会把车停下让你慢悠悠从货仓门爬上去嘛。趴车底这事我从没干过，也没有向春运逃票高手讨教过，只能回忆着《速度与激情》和《明日边缘》里的场景自己意会了。我赶紧跑出去躺在草丛里。第一辆货车驶过去了，我估算好那个车速，在第二辆货车的车头驶近时我赶紧滚了出去，不行，时机算差了，我又滚了回来。第三辆是最后一辆，只好拼了。我深吸一口气，果断地快速滚了出去，路的前方是个小弯，货车在这里都减了减速，我终于成功在前后轮的中间滚进车底，以卧躺的姿势，双手双脚立马抓住或者勾住眼前出现的第一个车底零部件。终于成功了！

真是差点吓都吓死，这工作真是吃力不讨好啊，千辛万苦拯救了世界，人们丝毫未觉，还是照常生活，根本没有人知道你为他们牺牲了多少。不过，我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就够了。

电影里都是骗人的，车底这些零件热得发烫，一般来说根本抓不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一阵非常短暂的烫热以后，我感觉到了一股舒适的温

暖，手上的神经也没有条件反射地缩起。莫非从那个火山口跳下来以后，我对这些温度已经免疫了？

货车终于缓缓停下了，可是还轮不到我松手。我听到司机和守卫交谈了一阵，然后开始准备卸货。我听到了玻璃轻轻碰撞的声音。从车底看向外面，一，二，三，四……一共有7个恶魔在帮忙卸货、安置和清点。来，全部都给我上路去吧！我把录音笔的音量按到最大，点开播放键以后放到地上，朝着他们那边推了过去。他们听着吴笛哥哥富有磁性的动听的声音，在我苦练过发音的驱魔咒下全部倒地，继而蒸发成了灰雾。

我捡起地上的录音笔试了试，没有磨坏，嗯，这个可持续利用的驱魔手榴弹果然不错。不过很快我就开始苦恼起来。刚才太冲动，一下子就把他们全杀了，现在这车里装着灵魂的瓶瓶罐罐，我还得大费周章地把他们都打烂。要是马上就这样做的话，等于给恶魔大军发射了一个挑衅的信号弹，跟他们明着说“我在这里，你来抓我呀”。这样不行。

忽然我发现自己的后背有点凉凉的感觉，用手一摸，我的衣服刚才拖到地上居然被磨出了个大洞。我想在地上找件衣服。可是地上空空如也，那些恶魔的衣服跟着他们的身体一起消散了。“棒极了。”我愤愤地自言自语。

这些货柜先留在这里吧，等一下出来再处理，我得先把那些正在受折磨的灵魂拯救出来。幸好这些货柜车都停在卸货棚里，本来卸货就挺耗时间的，所以估计一时半会也不会有人过来巡视。

我从卸货区溜了进去。从货棚到主体建筑，中间还有一个警卫室，里面和人间一样是一个遍布着各个出口的闭路电视，里面还有两个警卫。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两个警卫此刻正在进行羞耻的事情。哎，恶魔真是开放而堕落。我敲了敲半开的窗户，把录音笔举在手上伸了进去。这方法真是好用，我和阿三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把房里混乱的同志行为中止以后，我进去把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全都关闭了。警卫室的储物柜里面有一套警卫的制服，我喜出望外，赶紧换下身上的破衣服。没想到我在地狱里还玩起角色扮演来了。



潜进主体建筑以后，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无数排望不尽的货架，上面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里面都装着发光的灵魂。走近一看，我发现它们都被分门别类地放好，上面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灵魂宿主的名字和年龄，捕获于何时，生前职业和扼要的善恶评价，最下面是负责捕获的恶魔签名及其“工号”。我的妈呀，居然连地狱的恶魔都有任务指标和绩效考核吗？

我沿着货架慢慢往里走，很快就听到了各种鬼哭狼嚎和凄厉的惨叫声。我离行刑的地方应该不远了。果然，在货架的尽头我看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一个房间单元都被标注起来，门把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荧光屏，显示着里面正在制造的恶魔数量，和每个灵魂所受折磨的天数。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居然有50个灵魂在被折磨。要是这所有的房间都是满员，而货架上所有的灵魂都被扭曲成恶魔，那么地狱的势力……这绝对不能实现，绝对不行。

我走进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单元。门的后面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我毫不犹豫地大步走了进去。接下来的景象，使我的脑门像被重物击中了一样，一阵蜂鸣。我眼前的景象，是两排微微发着光，但已经凝成了人形的灵魂被铁链紧紧缠绕，或者被捆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行炮烙之刑。很多我之前在满清十大酷刑，以及历史长河里的各种酷刑的模拟图，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胸口像被什么顶住了一样，而且我的脑海里除了震惊，慢慢燃烧起了无可熄灭的怒火。

这里面像是一个虚空的黑暗空间，四周布满了各种怨毒的发光眼睛，这画面和我当时在阿三的记忆里看到的非常相像。现在我知道了，这是各种灵魂在被无尽虐待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各种怨毒的负能量，充斥整个房间形成强大的精神力。我知道这个黑暗空间肯定还有恶魔正在行刑。

我对着黑暗声嘶力竭地把驱魔咒吟诵了一遍，然后对着正在受难的灵魂大声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不要放弃你们的信念。天堂会宽恕你，救赎你的。我今天就把你们释放出去，今天我会让你们到达你们理应归属的地方！”

我把那些无辜的灵魂一个个从柱子上、吊链上解救下来。有些已经奄奄一息的虚弱灵魂从吊架上被释放以后，趴在地上几乎站不起来，我越看越心疼，但很多力气尚存的灵魂，他们的眼眶里尽是感激和喜悦的泪水。看到这一幕，我的心感觉到越发的痛。

“没事的，我吴笛发誓，一定把你们都救出去，一定让那些邪恶的生灵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

终于，我把一个单元的受难灵魂都解救出来了。可是看着那些虚弱得根本难以站立走动的灵魂，我感到十分担忧。这时候围在我身旁的一群灵魂里，有一个走出来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我已经在这里撑了快两年了，他们不断削弱我们的灵魂力量，不断诱使我们堕落，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我见过不少意志不坚定的灵魂屈服了，在他们日复一日邪恶观念的灌输之下，我感觉他们变得很强大。我觉得，灵魂的力量和信仰是息息相关的。吴笛先生，如果可以，我恳请你可以考虑试试这个方法。”

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观点很有道理。别的我吴笛不会，但说到嘴上功夫我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我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传递“精神力量”。因为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乎我把我和阿三受的苦难和我们坚定的信念说了出来。其实我主要是想告诉他们，天堂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善良和正义之心的，天使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一直守护着人类。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自己讲故事的才能居然这么不赖，等到以后有空了，整理成书也未尝不可耶。

那些灵魂听着听着，不少人已经热泪盈眶，他们身体轮廓上镀着的光越发的光亮，那些虚弱的灵魂已经慢慢可以站起来活动自如了。这个方法奏效了！

我对着灵魂们继续说道：“大伙，请你们听我多说几句。我知道你们过去受了很多生前不曾想象过的苦难，我知道你们值得被救赎，值得去享乐。但是现在在其他的单元里，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正在受着同样的苦难，外面的货架上还有更多的无辜灵魂正彷徨并且无可选择地等待着这种惨痛的



命运。我恳请你们可以稍稍帮助下我们无辜的同胞，给他们一个被救赎的机会。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愿意看到无辜的人类在被夺去生命，强行掠夺到这里以后，受着这些不应该由你们还有他们来承受的苦难，慢慢扭曲变成恶魔的一员。”

聚集起来的灵魂一片沉默。不过很快，黑暗里爆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他们都愿意去拯救那些受苦的灵魂。另外一个男灵魂对我说：“我之前也曾经被关在那个货架上无助地等待。当时我好像看到在我所在的货架上面，有一个可以俯视全场的总控制室，里面有发送通知的麦克风，以及一些闭路电视什么的。我想，如果先生你能把那个总控制室利用起来的话……”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朝他一笑。每一个灵魂看到我的笑，都有点错愕，然后很多人又流出了眼泪。这些真、善和美，他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见到了。

我让他们先待在这里面，等我找到总控制室，用扩音话筒对每一个单元都念一遍驱魔咒以后，他们再冲出去解救同胞。商量好了计划以后，马上开始行动。经过一番搜索以后，我总算找到了那个总控制室。不过里面正好没有人……没有恶魔在看守。我拧开门把，走了进去。

我把所有单元的扩音器都打开以后，开始对着麦克风大喊：“恶魔们，受死吧！”然后，我把驱魔咒完整地重复了两遍。从我刚才进去过的单元房间里，已被解救的灵魂们冲了出来，朝着各个单元涌去，一阵士气高涨的呐喊声传来。我的精神一抖擞，开始继续对着话筒说：“各位无辜受苦的灵魂们，请你们不要慌张，我们是来救你的。我知道你们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你们被那些邪恶狭隘又卑鄙的魔鬼们万般折磨，辛苦你们了。我很感激各位没有屈服于恶魔的诱惑，依然坚持着自己对正义的坚定信念。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是没错的……”接下来，我又开始把大道理都侃了一遍。随着被解救的灵魂越来越多，各个单元里的欢呼声和呐喊声更加高涨。

讲完大道理以后，我冲了下去，在墙角处找到一把长柄工兵铲。我也自

我鼓励怒叫了一声，挥舞着工兵铲冲到那些满放着灵魂罐头的货架前，搞起了破坏。一阵又一阵“噼里啪啦”玻璃碎裂的声音，一个个如同光球一样的灵魂被我释放出来，化成了人形。在货架上的灵魂们都已经听到了我说的话，当然，对于有些不会说英语的灵魂，有旁边的朋友给他们翻译，大家同心协力，在这里没有了民族肤色和国家的界限，每个人都作为人类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前进。语言早已不再是障碍，这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地球村的这个概念。对于一些华夏的同胞，我也亲切地用华文跟他们打了招呼。

此时，在总控制室的话筒旁，我设置成循环播放的录音笔被我放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驱魔咒。这样子，我们等于给自己布下了一个强大而具有攻击性的防护罩。不过无论怎样，我们的行动都必须快，毕竟这不是长久之计，万一七魔王或者地狱骑士闻讯赶过来的话，我们这样的小成功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更糟的是，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逃得掉，等待他们的下场只会比之前更惨。

想到这里，我手中的动作更快更拼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单元里和货架上的灵魂已经全部被释放出来了，就连火车上刚到的灵魂也已经被解救了出来。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围在了最中心，并且满眼泪花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都发毛了。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在她说了一句“谢谢”以后，各种道谢声洪亮而来有如山呼。我瞬间有了一种登基为皇的临场感。

当然，我吴笛有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呢，我举起双手，让大家先安静下来听我说几句。大伙一下子变成了纪律严明的部队，不到半秒，挤满了“人”的现场顿时静如深海鸦雀无声。我又说了一些鼓励士气和感激他们无私帮助他人的话，然后开始转入主题。

我说：“大家现在既然已经自由了，那么轮到小弟吴笛来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也恳请大家帮小弟一个忙。是这样的，在距离这个所谓‘兵工厂’的不远处有一个地方，里面‘圈养’……关押了我们很多同胞的肉身，作为恶魔们上地面或者和天堂开战以后用来附身的皮囊。那些肉身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灵魂，是一副副只剩下了动物本能的空壳。



“在场的各位我知道有很多是横死，或者无缘无故就被万恶的魔鬼们掠夺绑架到这里来的，你们本来还有享受生活，追求人生的机会。我想请还有回到人间这个意愿的诸位，去那里附身于那些肉身体内，和他们融为一体，在人间好好地继续生活。当然，或许那里就有你们原本的肉身。但至于上去以后以何种身份，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恕小弟帮不到那么远了，但我希望你们都至少坚信你们现在的信念，不要被诱惑，不要堕落。

“而剩下愿意上天堂的，只要你们抛开心中所有的杂念思绪，一心想着拥抱平和，天堂自然会召唤你升天的。这也是小弟想拜托大家的事情。因为我，还有很多等一下会重新拥有肉身的你们，是以人类的血肉之躯存在于地狱里的。我想恳请你们在升天的时候，把我们捎带一程，让我们回到地面上去，可以吗？”没想到我居然可以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話，我都佩服我自己了。

灵魂们没有炸开锅，相反，他们迅速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在决定谁能获得二次生命的选取中，都遵循了自愿和民主的原则，很快就有序搞定了这一切。因为有众灵魂的帮助，以及我们行事低调，恶魔的大部队察觉得很晚，我们很轻易就搞定了圈养设施里的所有恶魔。灵魂和肉身很快进行了挑选和融合。

在恶魔的大部队赶到时，他们眼睁睁看着黑压压的重生人类和被解放的灵魂，还有我，大闹地狱的吴笛在天堂的召唤下冉冉升起，在界的屏障处消失了。因为地狱、炼狱和人间的界都是为隔离各自的“子民”而设的，所以当人类想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回到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去时，绝不会有任何的阻挡。

在胸腔里灌满清新空气的时候，我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我终于回到地面上来了！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温哥华的一个郊区。哇，我居然偷渡到加拿大来了。搭载我的两个灵魂在上来地面以后已经凝不出人形外表了，变成一条巨大的蝌蚪状白光，往天空直飞而去。在远处，有同样一道光正在往天空升去，那一定是另一个灵魂了。

我在路旁竖起拇指，不一会就拦下了一辆红色的丰田凯美瑞。里面一个红发美女司机按下车窗问我要不要坐一程顺风车，我欣然同意上车。在西方世界，这点信任和坦诚真是一种人间的奇迹，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舒服。在车上我还厚着脸皮问美女司机阿黛拉借了电话来打。这一次，我拨打了米拉的电话。米拉先是很疑惑地接起了电话，不过在听到我的声音以后，他激动而焦虑地问我现在情况怎么样，安不安全以及我在哪儿。

不得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而且还是天使朋友，真是不错。我说我在前往温哥华市中心的路上，叫他有空的话过来一趟。像我这样什么身份文件都没有带在身上，而且还是非法越境的人，只能借助于米拉的瞬移来避免一些法律手续上不必要的麻烦了。

米拉这家伙真是够朋友，他比我还先到了那个约定的地方。为了报答这个热情奔放的女孩阿黛拉，我让米拉在和她握手的时候，偷偷治好了她的耳水不平衡和偏头痛。我知道这对米拉来讲是很耗费天堂之力的。

“辛苦你啦，兄弟。”阿黛拉开车走远以后，我对米拉说。

“我可不是白干的。我帮你把钱包也拿回来了。你可得请我吃顿好吃的啊。”米拉俏皮地说着，递出了我在科罗拉多被母亲大人搜走的钱包。

“行，没问题。温哥华最多的就是华人，最出名的也是华餐了。走，我们挑一间最好的。”我说。

吃完饭以后米拉把我弄回了北迈的家中。因为传输距离过于长，而他之前被虐待的旧伤还没有百分之百康复，米拉的脸上明显现出了疲态。我挽起衣袖，亲自给他来了一场按摩，两只能拿捏穴道的巧手把这个活了千万年的天使按得连声叫好。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顺便互通了消息。

那天在我被母亲大人弄走以后，加百列终于打退两个魔王救出了米拉。当时米拉因为各种伤痕被强行虚耗了大部分的天堂之力，处于非常疲弱的状态。因为当时别西卜、亚巴顿和母亲大人三大重要人物在场，身为天使长之一的加百列也尝不到什么甜头，只能仅仅救出了米拉。对此米拉深感歉意，一直担心我被母亲大人挟持，会有什么不测。没想到，我竟然被推进了炼



狱，还连带着到了炼狱的邻居地狱，把那儿也闹了个遍。

米拉听到我在地狱对一个红眼恶魔使用了清脑术，狠狠把我骂了一遍，说我擅自用了被划在禁忌之列的黑巫术，也太冒险莽撞了。然而在听到我放走了兵工厂里所有的灵魂，并且把恶魔们好不容易搜集回去的皮囊都弄走了，他高兴得一只手用力拍着大腿，另一只手对我高举起大拇指。

地狱的时间比人间是慢不少的，但炼狱的时间和人间却是基本上同步的。我在地狱炼狱度过的时间加起来，在人间过去了将近三天。在知道自己已经快三天没有合过眼以后，一股睡意朝我汹涌地袭来。米拉说他要去找加百列说一说这件事，正好我可以抓紧时间补一补睡眠。

我正在一个比较少儿不宜的，春光无限的梦境里狂欢的时候，我们的新先知莱蒙锡克迪忽然间就穿着衣服闯入了。我大叫“妙极”，正想朝她扑去，没想到她一个冷脸给我甩来，而且还用她的巴掌，给了我三倍的附加伤害。我捂着脸无奈地看着她时，身后那个堕落的伊甸园消失不见了。

“别做这些没有营养的梦了，我是来找你谈正事的。”原来这真的是莱蒙锡克迪本尊。

虽然她的确很有诱惑力，能让我一些杂乱的坏心情化为乌有，但她这样不打招呼贸然闯入打破我的美梦，我也是有点不开心的。我说：“我好不容易才从炼狱和地狱死里逃生爬了上来，在梦里稍微放松一下，你想进来也好歹先给我打个招呼吧。”

她举起她的手掌：“你还想要招呼吗？”

“好吧！好吧！你有什么事，说吧，我洗耳恭听。”我无奈地说。虚怀若谷的吴笛大哥决定，好男不与女斗。

印第安女孩直率地开门见山，她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了这种可以闯进别人梦境的能力，”她顿了一顿，“我梦到了很长、很诡异的梦境。天使长告诉我，那是有关启示录的梦境。”

说实话，在她说她可以直接闯进我梦境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我想到了西村，那个被食梦兽……不，七原罪魔附身的混血女孩。可是在我听到“启

启示录”几个字以后，我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我还是问道：“可是，你梦到启示录，那和我有什么……”

“天使长说你曾经……”她一直天使长天使长地叫，我不自觉地把这个词和加百列联系起来，而不是那个帮助唤醒她的天使长拉斐尔。

我打断了她，我说：“说我曾经也梦到过启示录是吗？可是，天使长应该也说在同一个时间世上只能有一个先知活着。如果我是先知的話，你不应该觉醒。既然你觉醒了，我还没死，那我肯定不是先知，或者我现在的状态在天堂看来就已经是死了。”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说吧。你这次是想我把以前的梦告诉你，还是你想把你的启示录告诉我？”我真的没有生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音量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一些。这大概是因为我对自己到底是什么还是挺介意的吧。“对不起……”我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先让我在你脑海里把梦境重现一遍吧。”她说。然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周围白茫茫的景象开始幻化出各种东西。

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居然是四匹不同颜色的高头大马，不，那是四颗不同颜色的彗星。它们拖着长长的彗星尾，前头凝成了宛若极光一样质感的战马。那四匹马，分别是白色、红色、黑色和绿色。尽管战马上的骑士没有露出真面目，但曾经读过相关传说故事的我已经猜到了这四位是何方神圣。

我喃喃自语：“天启四骑士……”他们的降临，意味着世界的末日。白色骑士是瘟疫，红色骑士是战争，黑色骑士是饥荒，而绿色骑士是死亡。

四个骑士齐头并进从远方而来，在我眼前掠过，马蹄铿锵，隆隆跑向了远方。在骑士走过的地方，我看到整个微缩的世界里，人们在各种末世苦难的折磨下苦不堪言，而且渐渐丧失了人性，变得迷茫、罪恶。

就在我呆呆地看着这个画面的时候，整个世界倏尔被一只无形之手拨了一下，然后快速转动。当这个装载着世界的圆球再次停下来时，我一眼就看出那已经不再是地球。因为我认得那里，无尽黑暗中一个火红色的湖泊，那



正是之前我和漂流队员唐尼都误闯进去的隔间，连通炼狱、地狱和人间的通道。在那个火山口，岩浆像是爆发前的沸腾一般，无数气泡拱起而后破灭，一团团黑雾源源不断地从火山口里冒出，形成一个庞大的阵势。

而在与黑雾对峙的另一方，则是同样气势磅礴的，看不见头的白光。天堂和地狱的圣战在这里全面爆发了。

可是战争的结果，我没能看到。在梦境结束的时候，没有再现出任何语言记载下的启示录。忽然间，一个英俊神武而且略带忧郁的面庞快速朝我眼前扑来，却又在贴近的时候“噗”的一声化成了一阵青烟，消散于无形。不过那已经足够使我想起一些东西来了。

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莱蒙锡克迪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问她：“这就是你梦境的全部了？”她点了点头。

我又问：“那你看见最后那个化成青烟的脸庞了吗？”她还是点点头。

我沉吟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我自己也捉摸不透的语气对她说：“我见过那张脸……那是路西法。”

我没有看到她后续的反应，梦里的一切都开始崩解，我悠悠地在明媚阳光中醒来了。我一看手机，已经是临近中午了，幸好日期是对的，我没有一下子睡过去好几天。

对于刚才的梦境，跟之前我梦到启示录的梦境一样，就像镌刻进了我的脑海一般，一丝一毫都记得非常清晰。呃……当然顺带包括了在莱蒙锡克迪闯进来以前那些，那些美妙的画面。

我慵懒地拖着脚步进浴室刷牙洗脸。然后我睡眼惺忪地坐在马桶上准备排毒。米拉神出鬼没地突然瞬移出现在我的浴室门口，因为家里没人我也没有关门，我吓了一跳，本来已经拉了一半的东西差点被吓得缩了回去。

更吓人的是，米拉居然不是一个人来的。有一个人头从米拉的身后伸了出来。哎呀妈呀，老子现在是在拉屎不是在表演！我“砰”一声关上了门。米拉的声音在门外幽幽地传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在……”他没有把最后那个动词说完。直到按下冲水键以后，我都在好奇地思考，如果他

真要把句子讲完的话，会用什么动词呢？Shitting, Pooping, Dropping, 还是 Defecating 抑或 Emptying the bowels 呢？（这些词都表示排泄固体那个意思）

洗手的时候我忽然知道在米拉身后那个人是谁了。比米拉高出一个头的修长身材还有那亚麻色的头发，那一定就是天使长加百列了！哇，天使长过来看我吴笛拉……算了还是不说了，说好了做个高素质的文明人。我破天荒地挤按了一下买回来基本没用过的洗手液。

幸好这两天没怎么吃肉，从厕所出来的我身上没什么味道。打开门的瞬间，我又变成自信满满落落大方的驱魔人吴笛了。我很绅士地和加百列握了握手。他的手像女人一样柔软顺滑，我不自觉地多握了两秒。看着他有点局促不安的表情，我松开手，礼貌地说：“我刚才洗过手了。”米拉在后面咳嗽了两声，一副想掐死我的模样。这年头，天使也不怎么友善了，不是吗。

在通用的礼仪上，这时应该由认识双方的中间人米拉来做介绍的。我笑着说：“幸会幸会，我在米拉的记忆里见过你。”这话说出口以后，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天使长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哈哈大笑地看了米拉一眼。气氛一缓和，我们很快就扯开了。我忽然记起，之前米拉在向我和阿三展示记忆时，加百列说话的时候是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又变成女声，而且宗教上也记载，天使长是没有性别之分的。看来加百列是为了让人类听起来不那么别扭，选择任意一种形态呈现。

我吴笛是何等聪明，知道天使长肯定不是过来和我聊往事侃大山的，我很自觉地把话题往正事上靠。于是，我把米拉牺牲以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扼要地跟加百列讲了一遍。至于之前的事情，我相信米拉都已经跟他说了。我很自然地把我在缅因州和阿三相遇的事情隐去了，但其他事情，比如前来追杀先知的拿斐利军团那些事情，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和盘托出。

当我讲到在加百列前来营救米拉时，我被小萝莉母亲大人推进了炼狱，一路杀到小溪然后栽进了那个冰火两重天的黑暗世界时，加百列的眼睛睁得